



南珠儿挟起一枚棋子，啪的一声，按在棋盘上，得意地笑着。洪建民两眼盯着棋盘，仔细地看了看：白棋的几个断点，几手棋下来，居然连在了一起，犹如一条长龙，把自己的黑棋分割成凌乱的几小块，像几个小水泊，在眼前无力的呻吟着。看到这里，洪建民的身子微微动了一下，朝南珠儿点点头，手指一松，一枚棋子落在棋盒里，投棋认输了。

洪建民几乎忘了，自己是怎么和南珠儿走到一起的。说来也巧，每当他想南珠儿的时候，南珠儿就会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他想去借书，南珠儿就会来找他，说，我想和你一起

去图书馆；他想去见白泉老师，南珠儿就会来约请他；他想下棋，南珠儿就会侧着身子走进来，笑着说：建民，下盘棋，把昨天输的棋找回来，你下吗？这时洪建民就会甜甜地看着南珠儿，高兴地说：来，下盘棋。他时常感到这辈子都离不开南珠儿了。

洪建民至今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他想什么，南珠儿也想到了，还总是抢先说了出来。仿佛他的心思，就是南珠儿的心思，他想什么，南珠儿准会想到什么；这让他感到莫名其妙。

今天是星期天。寝室里的八个同学，有七个去南浦路徒步了。他一上午都在想着南珠儿。可是今天有点反常，已经下午了，南珠儿也没来。洪建民独自一人，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忽然想到《世界河流》这本书，至今还没有读完呢。那是一个月前，他和南珠儿一起去图书馆借来的。他坐了起来，打开书，刚读了两行，又把书和上了。他想，南珠儿现在做什么呢？怎么没来呢？她会不会又自己一个人去见白泉老师了？

一段时间以来，他们一起去图书馆，一起去见白泉教授，有时也在一起跳舞，或者写

诗，探讨文学；也说不清有多少个一起了。可是，这几天洪建民有点不那么喜欢南珠儿了。

他烦南珠儿，起因是白泉重逢定理。

白泉不止一次的对学子们说，经过几年考察，洪建民是一个很好的人选，把白泉重逢定理的事儿交给他，我看，不会有什么闪失。

不知为什么，南珠儿也对白泉重逢定理发生了兴趣，甚至当着洪建民的面声言，凭什么一定要传给你呀？我也很喜欢白泉重逢定理，我也是很好的人选；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也可以取而代之。更让洪建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南珠儿这几天有时竟然背着，独自去见白泉教授。这，让他十分气愤。他在心里暗暗给自己鼓劲，要把白泉重逢定理接过来，继续推导下去，一定不能让南珠儿企图得逞。想到这儿，他立即放下书，走出宿舍，朝白泉教授的住处快步走来。

时值五月，南浦已经十分炎热；下午的阳光，斜洒过来，像校园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

激情飞扬，火辣辣的。

在教师公寓门口，他看见南珠儿迎面朝他走来，笑吟吟的和他打招呼：“你来见白泉老师吗？他在等你呢。”

一见是南珠儿，洪建民鼻子差点气歪了；真想上去给她一拳。不过，洪建民没有发火，回说：“是的，我来见白泉老师。”

南珠儿挥了挥手，笑着离去了。

看南珠儿兴高采烈的，洪建民心想，自己可能和白泉重逢定理要说再见了。他不免有些沮丧。

他急匆匆地来到了白泉老师的住处。

白泉教授热情地把他让到屋里，笑哈哈地说：“南珠儿来了，导员叫她，刚走，我正等着你呢。”

“老师，我刚才见到她了。”

白泉一脸的笑容，指了指写字台，说：“一生心血，全在这里，这些都交给你了！”

他站在老师面前，接过一个纸袋；还有一个笔记本，封面上写着《重逢论》。

这一刻，洪建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，是不是出现了幻觉。

白泉说，我的岁月不多了，已无法完成它，就拜托你了。

洪建民本想说，谢谢恩师。可他觉得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仅仅谢谢，实在太轻了。那一瞬间，他只是点点头；像即将出任国外的大使，接过国家主席授予的国书一样，恭恭敬敬地把纸袋和笔记本捧在了手里。虽没举行仪式，但十分庄重。

他细细地环视着老师的家：所有墙壁从天花板一贯到底全是书柜，上上下下整整齐齐地挤满了书；地上、床上也堆满了书，以至于从门口过来，还有一些刚从书架上撤下来的书凌乱地摆在过道上，像路边陈放的一堆堆还没来得及运走的砖瓦和方石。

白泉指了指满屋的书，说：“我，这一生是陪着这些朋友走过来的，在我无以聊赖的生活中，它们给了我许多快乐；在世俗的日子里，才活得有滋有味；我每天和它们聊天、交心，互通有无；它们有时也折磨我，甚至把我折磨得很苦。当然，我和它们从不客气，经常在一起吵架，吵得焦头烂额。可是，有了它们，我的生活不仅充实，而且快活。在

和它们的交往中，我发现一个谁都没有说出的秘密。”

“老师，发现了什么秘密？”他渴望地问。

“这个秘密，很重要，它甚至可以决定人的一生。”白泉教授郑重地说。

洪建民忽然对这个秘密发生了强烈兴趣，说“老师，能不能把这个秘密，先向我透露一点点呢？”

白泉依然笑哈哈地说：“既然是秘密，说出来，如果早了，就会影响它存在的价值。这些我都认真考虑过，也安排好了。这个秘密，到时候有人会告诉你，别再问了。白泉停了一下，又说，这些年来，夜里常常被憋醒，上不来气呀！”

突然听说老师病病了，洪建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，说：“老师，不会有事儿的，现代医学这么先进，没有治不了的病。”

“建民同学，我知道你在安慰我；我时刻都能感觉到自己严重的供血不足。我要死了。这个，我是十分清楚的。”老师说完依然朗朗地笑着，笑声中飘荡着老鱼推浪般的气概。

洪建民看着眼前的白泉教授：他笑容满面，

慈祥可亲；头发全白了，目光像五月的天空，晴朗而深邃；老师神情自若，看不出有任何哀伤和病痛。至少在他的感觉里不像一个病人，更像一个健康的圣哲。他离老师很近，可以听清老师的呼吸声。只有这来自肺部不通畅的喘息里，才能感觉到他的病情正在恶化，甚至在苦苦地折磨着他。此时，尽管老师没有说出这个秘密，他内心依然十分感佩；可是当他想到老师的病情，又为老师的即将离去十分惋惜，神色暗淡下来。

“老师，我们都不愿意离开您。”洪建民说。

“白泉的血液不多了，他即将成为一个让人失望的符号，一个死人，一具干枯的尸骨。”

“我们可以给你输血呀！”洪建民好像在黑暗中发现了一束曙光。

白泉又朗朗地笑了，说：“人们都在期待重逢，可人世好多不经意间的分手，确是永别。现在，人们最应该关注的是从新洗水，让清水与河流的重逢。”白泉继续说：“《重逢论》这部手稿，在有人告诉你那个谁也没有说出的秘密后，你可以考虑把它们放在一

起公开发表，让全人类都知道这个秘密。”

洪建民静静地听着，点着头。有时也提些自己不太清楚的问题，向老师请教，老师十分准确地给出了答案。洪建民认真记下了。

洪建民依然感到此事关系重大，靠自己一个人，恐难完成，问：“老师，我可不可以找个帮手呢？”

老师说：“我物色了一个人，保荐信在纸袋里。”

洪建民刚要打开纸袋，老师说：“慢，先别急，你如果有合适人选，不妨写在纸上，看看我们想的是不是同一个人。”

洪建民端端正正地在纸上写了三个字。

老师看了，依然笑着说：“太好了，我们不谋而合。”

最后，老师说：“我要说的话都在纸袋里。”老师依然笑哈哈的，“我已经办好了退休手续，临走前，还有事情要办，包括这些书，我得处理一下。”

“老师，您去哪儿？”“在纸袋里，我有个留言，暂时保密。”“老师放心。”“好，建民同学，再见。”洪建民恋恋不舍的和老师握



过手，转身告辞。

当天晚上，白泉离开学院，悄悄地走了。

洪建民压根没想到会成为白泉的关门弟子。这一切只是一夜之间的事儿。尽管他对南珠儿，还是感到有些别扭，可在白泉接受他为关门弟子的瞬间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生南珠儿的气了。